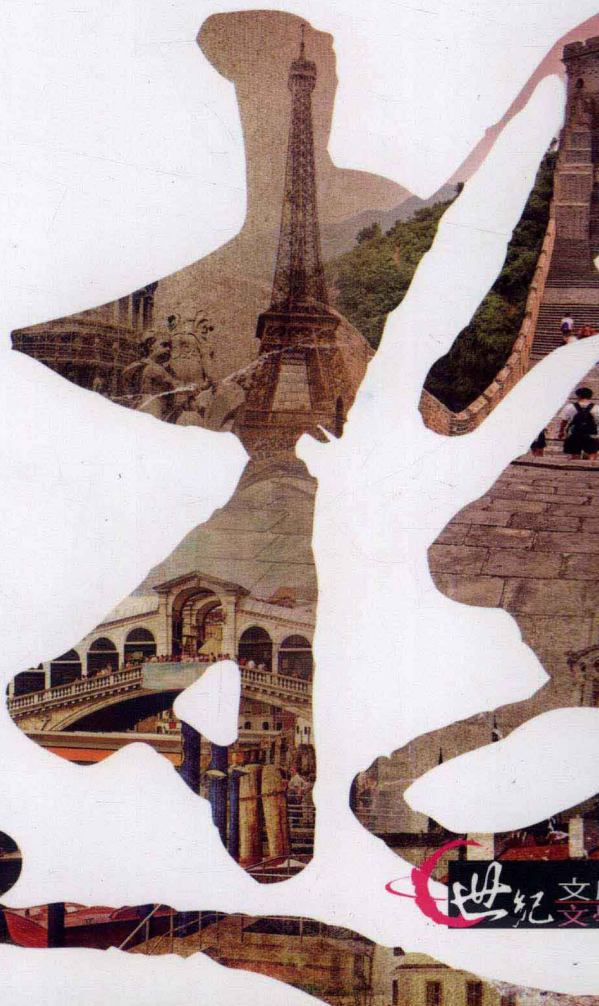


那時的時間是梅村之後多少年，  
那時的空間是哈佛之路多少里，  
不只是身的飄零與漂泊，  
更是心的無著與無依……

# 遊 與 藝

童元方 著

東西南北總天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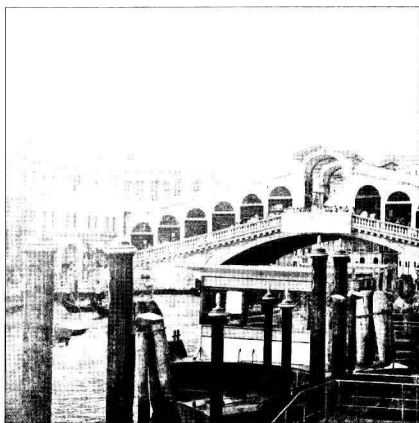
世紀文壇



# 遊與藝

——東西南北總天涯

童元方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遊與藝：東西南北總天涯 / 童元方著。——初版一刷。  
——臺北市：三民，2011  
面；公分。——(世紀文庫：文學027)

ISBN 978-957-14-5442-9 (平裝)

855

100000978

© 遊與藝  
——東西南北總天涯

著作人 童元方  
總策劃 林黛嫻  
責任編輯 莊婷婷  
美術設計 李唯綸

發行人 劉振強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11年2月

編號 S 85773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5442-9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東西南北總天涯

立  
童  
元  
方

最近五年來的散文都收在這個集子裡了。大致分成「遊」與「藝」，是翻用了孔子的「游於藝」。兩類之間的時與空可以自由跨越，互相補足。「遊」與「藝」之外，是我一直想說，而似乎不易說清的心裡話。

從前放情江海，心在遠遊。只要有機會，隨時出門。若不在香港，待得最長的地方，不是臺北，就是波士頓。而這三處，皆非異地，均是故鄉。一出機場，即成歸人。

每天散步，或在滿目琳瑯的忠孝東路，或在綠竹猗猗的中大校園；或在光影錯落的咖啡小店，或在柳絲搖曳的查理斯河邊。所謂「遊」，是探訪舊街坊，認識新鄰居。是總統選舉日在聞無人聲的地下街鋪子裡與店員一起在電腦上看開票，是在清冷的早春尋覓花開的消息：水仙、風信子與番紅花。

散步身旁一定有個伴，是陳先生。看戲、看電影、看小說，傾訴的對象也是陳先生。所謂「藝」，是捕捉這樣的時刻，在流轉的風光中留住蝴蝶的踟躕。

然而時間不理我搏命的呼喊，依然生猛地向前飛奔而去。陳先生病後，身困在輪椅中，已不太可能出遠門，我不時想起近人劉景堂〈踏莎行〉裡的一句詞：

### 東西南北總天涯

對我們來說，所有的舊遊之地頓成天涯，很難再一起舊夢重溫了。

陳先生的心仍舊隨意遨遊，但逐漸沉默了，比起從前更愛催促我說話給他聽。於是我繼續說，卻從與他對話漸變成自問自答與自說自話了。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八日於香港容氣軒

的人。人生客途，總算沒有白活。

寫信是一種非常私密的行為，我看到青春煥發的愛氏在信中所做的浪漫的渴求，驚覺到收發兩方之坦白無間。而我閱人私信直如窺伺，所以努力保持一個舞臺的距離，可與劇中人同聲同氣，又不需參與其中。現在多少是把自己的私信公開了，其為斷章則更加明顯。選擇適當的比例來呈現，已變成藝術上的挑戰。這是一個嶄新的經驗。

從書架上亂成好幾堆的卷宗裡，先抽出一封來，是寫在哈佛大學信箋的背面。五頁紙上有好幾個時間點，是陳先生某次從臺北到波士頓的第一天寫的。那一天是三月二十四日，但沒有年分。

第一頁他寫到在中正機場買了保險才上飛機，這是美東時間上午四時不到。他說：「保險是很文明的事，等於大家當時的互助；中國人討厭這些，是頭腦太守舊而已。」接著說：「開始寫此信時，還很難過；寫到半封途中，忽然覺得好了。」這是上午七時二十分。他睡了三個小時，其間咳嗽咳了有一小時，喝了兩次“Formula 4”的咳嗽藥水仍不見好，就索性起身給我寫起信來。對他來說，寫信還能治病。

古城的鼓樓下

在懷古的金陵

東南第一山

朱銘的兵雕

暹粒紀實

大溪的銅像公園

沙雕與紙屋

後街後巷

0  
2  
0

0  
2  
3

0  
2  
9

0  
3  
2

0  
3  
5

0  
3  
8

0  
4  
2

0  
4  
7



茱莉安德斯與巴金

0  
5  
3

前臺與後臺

0  
5  
6

殘酷的項鍊

0  
6  
3

里爾克與杜甫

0  
6  
6

從《愛因斯坦的夢》到愛因斯坦的戲

0  
7  
0

我最喜歡的愛情故事

0  
7  
7

注入歷史

——在科學與人文之外

0  
8  
3

敲門

086

浴佛節的儒家解釋

089

激情與摯愛

——梵谷的傳及自傳

092

杏林子與霍金

097

如霧如謎

——看歐本海默的一生

100

漫談宋人筆記

103

四維的範式轉移

106

不信出自同一人

109

天陰人鬱

112

巨人的矛盾

1  
1  
6

沒有時間的世界

1  
1  
9

死在威尼斯

1  
2  
3

《猛虎集》與對稱

1  
2  
6

詩人與譯家

1  
3  
0

徐訏百年

1  
3  
4

張愛玲的迷糊

1  
3  
7

秋的韻律

1  
4  
0

秋的變奏

1  
4  
4

非「刺客的哲學」

1  
4  
7

餘音

——和而不同

萊辛的貓

——談到屠格涅夫的狗

田間小徑

如箭如梭

青與黃

——錢學森的心事

劍橋八百年

「看」與「知」

The “American” Art

古地圖

1  
5  
0

1  
5  
6

1  
5  
9

1  
7  
0

1  
7  
6

1  
8  
0

1  
8  
5

1  
8  
9

1  
9  
5

遊  
與藝之外——我看陳之藩

我們都是看你的文章長大的

理還亂與悶無端

——陳之藩的信

201

227

遊





## 夢憶京牆

我第一次去北京，是十多年前了。那次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琉璃廠買了四十公斤的書，當下付郵，寄回波士頓。其中有鄧之誠編的《清詩紀事初編》，真是如獲至寶。那是為研究吳梅村的詩而購置的。

我這次去北京，是應邀做兩次演講。沒想倒交了不少朋友，又認識了婆婆家的小姑與我娘家的親戚。有些是預先說好了的，有些是在報上看到消息而來相認的。但不論是何方朋友或親戚，彼此的共識並不多，而最後的話題總是北京城牆與城樓的故事，竟無一例外。

如果說，近千年的北京城的中心是一位皇帝，那麼包圍著皇帝的第一圈城牆是四四方方的紫禁城，第二圈則是周匝四十公里凸字形的皇城。幾年後我第二次去京時才注意

這城發展出更大的圈，早已超出明清皇城的規模，且以公路代之。這第三圈，叫三環。那時剛有四環，而今已說六環了。像一大湖投下了石子後，一圈一圈的漣漪向外開展出去。

我因為住在西直門外的動物園旁，東南方向就是北京老城，西北方向則是北大、清華等校所在的海淀區。可巧，新知舊雨幾乎都住在附近。所謂附近也相當遠了，北京越來越大，聽說現在的西直門外都算城裡了。

我最先見到的是一做出版的朋友，他說北京的中軸線起於永定門，而迄於鐘樓。他說及東和西如何相稱，又如何美觀。我靜靜聽著，卻只聽到一個結論：這皇城是大家所想念的皇城，已消失了五十年了。

其次見到的是我的小姑。她自豪全家只有自己生在北京城裡，其餘的兄弟姐妹都生在河北鄉下。我求她帶我去看看北京老家的舊容，及兄弟姐妹當年賣春聯的街道或哥哥所上的中學。她說：「那都在東城，也就是東直門內。」但說了幾天，她也並不帶我去看，而最後是求我說：「可不可以不去，我傷心！」我不知道她為何如此傷心，但如再苦苦相逼

的話，就要演出姑嫂比劍了。我暗地裡猜，這也許與東城的城牆已不見了有些什麼關係？

有一位新知，最愛歷史，年紀雖輕，典故卻知道得不少。比如他爺爺如何在城門洞裡乘涼，老舍又如何在北城根兒挨打。他所說的城他也沒有見過，而他說起來如在昨日。

還有一位學物理的朋友，他說皇城最對稱。所謂中軸線就是對稱的中線，皇城如同一個巨人，腳朝南、頭朝北躺在那裡。這巨人的左右都是對稱的：東直門、西直門是兩隻手東西伸出去，左安門、右安門是兩隻腳伸出去；只是這個對稱的外形現在都沒有了。而什剎海、北海、中南海都是巨人體內的臟腑，不但不對稱，而且曲曲折折地斜走體內，使這個城有了心，有了肺，把這巨人變活了。大家從各方面想念這個巨人的外形。人而無外形，只有五臟攤在那裡，還能說是一個人嗎？

我對每一位都說，我真不知道北京是怎麼回事。詩人兼建築史家林徽因五十年前曾經哀求過，為什麼這樣美的城牆要拆掉呢？拆了就沒有了！保護舊的是為新建築保存優良的傳統。另一位詩人兼紅學家俞平伯也在五十年前央訴過，有史以來的都城現在只剩下這麼一個了，更值得我們格外的愛惜和珍重。假如毀壞了，是往而不返，無從彌補的